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

何心隱先生爨桐集第四卷

楚蘄後學張宿詮訂

原避遭

吉凶悔吝生於人之動者必本於天地之風雲
雷雨帝王之喜怒哀樂以爲吉凶悔吝於其人
之若大若小者也不自有吉凶悔吝而自能爲
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惟天地帝王
譬則易也堯舜其易乎仲尼其易乎易未成而

欲有爲以成易者能無吉凶悔吝乎不然祖述堯舜如仲尼者宜乎無不吉矣奚有微服過宋之凶悔吝乎以易未成不免有爲以祖述祖述不免以有爲未中而庸喜怒哀樂亦未中而和也天地其能位乎而况能如天地以天地乎風雲雷雨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者乎然則仲尼不自有吉凶悔吝而易乎必易而能爲吉凶悔吝於其人之若大若小而後爲仲尼

自有生民以來未有之夫子不啻大人之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又况自有生民
以來之聖人莫盛於仲尼而聖人之若凶若悔
若吝亦莫可勝數於仲尼矣吉又奚勝數乎或
者以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爲仲尼之吉
者乎果其吉乎必易而不自吉凶悔吝而能吉
凶悔吝乎人之若大若小者乃其吉也乃足以
償所遭於所避也仲尼其易矣乎

遺言孝感

昔年如彼而遭如彼而得避矣今年如此而避
又不覺如此而遭矣如之何如之何聞孝感爲
我而避者有數十惟未如徑泉隨我避之遠也
又聞爲我而遭者有十數亦惟未如徑泉先我
遭之甚也不忍言不忍言幸而遭於昔年得避
於昔年者必天令我得葬父母也不然昔年之
遭不減於今年之遭能得避耶得避而避者固

天也不得避而避者又非天耶何怨何怨一代
自有一代故事黨人避遭漢代故事也清流避
遭唐代故事也僞學避遭宋代故事也孝感於
我昔年避遭故事已不下漢不下唐不足言矣
且不下宋僞學而避遭於我爲今代故事者後
代不知又何言也我又何望孝感顧我於今之
避遭又爲一故事欲爲於一代者則不敢不於
孝感望也何者望於湖廣城收我骨骸及改蘭

洲或招其魂又改仰雲并徑泉同德崇與臺老
合爲一墳於孝感是望也設春秋祭於求仁會
館是望也或望收我骨骸率會友葬江西吉安
永豐同我父母合爲一墳於梁坊夫山上卽以
此避遭之言滿紙者立石於墳前山之下左坪
亦設春秋祭是望也是望爲一代故事望也

上祁門姚大尹書

爲辯妖事且妖生於心者必有妖言妖形於言

者必有妖事妖著於事者必其所交於平日者
必有妖人也元自幼所交不暇歷歷辯惟辯自
庚申北往則其所交而同往者則湖廣孝感已
故程後臺其人也其名則學顏而其官則大僕
寺寺丞也及抵井則其所交於北以朝夕者不
一其人何嘗有一妖人以相交乎而因程以首
交程之鄉同年者則湖廣麻城耿楚侗其人也
其名則不俟名而官之於井者則侍御史也今

官則福建巡撫也。因耿而與今之閣下張公太
岳官司業時講學于北之顯靈宮。卽覩此公有
顯官有隱毒。凡其所講者卽唯唯卽不與之辯。
學是非而卽憂其必有肆毒於今日也。且此公
退卽對耿言元本一飛鳥爲渠以膠滯之。然元
亦卽對耿言張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講學必首
毒。元耿卽笑而對言此公腰不健未必有官顯
於首相也。毒何由肆及辛酉又自北而南則與

錢懷蘇朝夕講所學且同南遊福建訪于林其
林名號不暇上於書也而錢其名則同文其官
則刑部郎也時與錢又與丹徒朱錫號圖泉嘗
官章州教授者亦同南遊而相與講學於林宅
五十四日卽知林之所學非元所學也卽與錢
卽與朱卽圖旋又遇耿于彭澤一宿卽別入寧
國會羅近溪官知寧國者時元彼已故嚴相毒
卽同今日密拿毒幸羅幸錢得免其所毒者且

錢以同遊而又同被嚴毒是同在井誰救井中
人也不然錢欲同避嚴同遊同講同學同朝夕
矣錢乃不得已復官而以夫馬送元往耿衙而
耿又以舍人送元旋湖廣孝感同程二蒲名學
博官知重慶者入重慶相朝夕講學三年矣初
抵重慶卽值白蓮賊發不滿一月而破一州六
縣卽亦不滿一月而滅白蓮賊雖皆程之功元
不貪之爲已力然元亦不無一二力之與也刻

有重慶稿可據且程必不忍坐聞坐視元之遭
毒而必不容不出身持重慶稿爲元辯也又及
巳巳冬聞錢去世卽往哭之輒往杭會講學者
便與夏見吾名道南以官梧州僉事起復過杭
而會是亦素相與講學人也壬申春又往道州
會舊交周合州名溪相嘗官揚州二守卽與周
秋旋孝感卽又往黃安會耿相朝夕以講學幾
一年矣而耿卽笑言張公果顯官於首相矣庚

申所言果有驗矣而所言所隱毒者亮不有也
元卽復其所笑逐日乃驗逐日乃有今日不得
耿來對言一笑果驗於昔日者又果有驗於今
日也且耿季第叔臺名足力今官兵部郎者其
所交則以文相透雖不如錢如程以學相透於
相交而亦不啻伯兄耿巡撫以情相交相厚已
也凡上所辯者未有一點一畫虛其所辯者也
虛辯且未有况敢有妖言乎又况敢有妖事乎

又况敢有藏逆於妖乎莫非由於心不有妖生
而人不有妖交也又况元自湖廣而旋以葬父
毋爲事豈有妖事以事乎凡言葬事皆古禮所
言豈有妖言以言乎凡以葬事來吊其人又豈
妖人相交以交乎又况自戊寅二月二十日爲
避毒來吊祁門胡時和廬墓至此春三月一期
餘矣惟有原學原講萬餘言何嘗有一妖言乎
又何嘗有一妖人以共事妖事乎夫有妖言而

與時和言惟天知惟地知惟二人知誠難辯也
設所爲有妖事所交有妖人則不惟天知地知
二人知地方無不知矣又奚俟於若是辯乎獄
中上書漢有鄒陽而立出於獄者今元事非鄒
而言亦非鄒或者所講所學亦非鄒也第同獄
中上書乃敢引之以明獄中上書可免其書所
上於獄中罪也况元引鄒於獄中故事亦非敢
萌僥倖心如鄒也惟恐或死元於徽州又恐或

死元於江西又恐耿不及於元救又恐程不及於元辯伏乞爲元擇繕寫者抄寫原學原講一冊及此所上書於錢之去思碑亭焚之以報錢於幽也又爲元或刻原學原講一冊及此所上書以報耿報程於明也元敢不自度敢勞爲元之若此乎然以今視昔則昔爲今之古以後視今則今爲後之古凡古皆有故事以傳萬古之不衰則元雖死猶不死也且亦賜功德於元不

嘗鄒陽故事於萬古也汝元一筆一淚上書以
辯狀乞垂覽如前或抄或刻萬萬

上祁門顧四尹書

爲辯妖事悉辯於書而悉上於堂者不敢贅悉
以辯惟抄其所悉者於臺下也且乞臺下爲元
於堂上順導所悉所辯一緝或有未悉未辯者
如昨取原學原講一册轉之堂上有無限委曲
順導救元意也元何修而得臺下若此耶或者

孔孟在天之靈默啓臺下救元爲講孔孟學而
遭毒至此縱不能免毒於形骸而可以免毒於
心志也何者心之所志在原學原講一冊也在
所悉所辯一緝也悉得臺下順而導之則形體
雖死於毒而不存而心之所志所在自不死於
毒而不傳也不然孔孟所講所學之透於元者
後元而死不得有所傳也然則得臺下若昨
之所取又及今之所導非孔孟在天之靈而何

不然元何修而得臺下至再至三以救元若此
耶昨不得悉辯於口今敢悉辯於筆伏乞臺下
順導萬萬

上祁門姚大尹顧四尹書

求免而不得免又必百計以求必免之必得者
人情恒情也惟漢有皇甫規耻不與黨人是不
求免出於恒情外而表表於漢者一人也又惟
宋有蔡元定見晦菴被宋相王淮及韓侂冑毒

則自度必在所不免是亦不求免出於恒情外而表表於宋者又一人也今胡時和在姚父母臺下哀哀求送元竟抵江西竟抵湖廣而不有一毫求免情溢於哀哀表表始而姚父母不允繼而允又繼而顧父母旣惜元不有一骨肉於朝夕又惜和不有死狀而同死於冤毒乃又委曲差人押和限期限界爲兩全不求免而自有所可免焉者也此誠姚父母顧父母推隣邑隣

父母乎元以子民情也此誠又推本邑本父母
平和以子民情也第元一朝一夕不有和共朝
夕則元必死於朝夕矣而和亦必於元不朝夕
共必亦於朝夕死矣不又負姚父母顧父母委
曲於爾全思耶或者和爲元寫完原學原講一
冊及預寫沿途欲上書而多得完寫以備以便
沿途書之上則元則和亦不容不割情不朝夕
共以副期之限界之限以免違限罪也况此違

限罪亦非敢冒枉法罪也亦惟欲效漢人宋人
出於恒情罪也伏惟姚父母顧父母體情宥罪
又爲一漢代一宋代故事而故事於今代幸萬
幸萬

謝浮梁張大尹書

范滂初被黨錮之毒而救之者霍胥也滂宜於
胥謝矣然滂竟不於胥謝以致有責滂不謝胥
爲寡情也滂乃釋其所責而言被其所毒者固

滂也而所以於毒被者惟爲危黨錮以危漢社稷被也非滂之私被也然則救其所毒者固胥也而所以於毒救者亦惟爲扶黨錮以扶漢社稷救也亦非胥之私救也在滂必不以私感胥謝在胥必不以私冀滂謝而責不謝者當不俟釋而自釋然於所責矣不然叔向不見奚奇之釋言於滂者將不爲飾辭耶元雖不敢於滂擬而毒之烈烈被於滂者亦將微微被於元也

下亦雖未有胥之救滂毒者救元毒而其嘆元
所上書憐元所被毒惻然見於辭色且立換轉
解批立遣轉解役又且叱役顧元老則救元之
情不下乍見孺子入井欲救有不容已亦自不
下胥救滂情於色於辭表也元當如之何哉不
惟不敢不救不謝且亦無可以致謝也惟謹此
空言於臺下謝猶不謝也不謝猶謝也顛滂於
胥而亦不顛滂於胥也或者又不啻滂於胥也

乃若向乃若奇則滂則胥矣何者必向必奇必同官於晉也必素相交相厚於晉者也必滂必胥必亦同官於漢也必亦相交相厚於漢者也不謝可也乃臺下達人也乃若元寤人也兩地未嘗一面人也固非相交相厚若向若奇若滂若胥相交相厚人也亦非同官若向若奇若滂若胥同官人也而臺下於元所上書則嘆不容已於元所被毒則憐不容已况其所立換立遣

而其辭其色又有顧元情之深乎其救元者則
惻然又有不容已又有不啻相交相厚於素不
啻同官於晉於漢已焉者也可不謝而敢不謝
耶畢竟不足以言謝也又畢竟不敢不惜謝言
以冒干臺下出元所上書於浮梁學三師浮梁
學百負浮梁諸士大夫共體元本吉安永豐隣
子弟也亦在隣師隣員隣大夫所垂念垂救中
又以冒干臺下寄元所上書於東吳必有嫻必

有朋必有伯仲必有少俊在言路者亦覽亦體
爲元轉書以上或又不啻奇於向胥於滂之所
救已也可不謝而敢不謝耶是謝亦非私謝也
亦惟爲社稷謝也亦惟爲講學謝也謝又有大
不謝謝也元敢不謝

上饒州陶四府書

右書上祁門及上浮梁者今又錄之上臺下也
况臺下又爲吉安之隣郡祖父毋不嘗永豐邑

父母也又不啻邑父母於祁門也又不啻邑
父母於浮梁也尤當專書以上以見元歷歲事
必有所寃所毒臺下以隣祖而垂隣子民尤易
以達毒情寃情於上也第未暇未能如祁門歷
歷於情數乃惟乃錄書上於祁門者上臺下也
不然敢仍於祁門書上仍錄於臺下祖父毋上
耶然而又錄書於浮梁上者又以見自浮梁轉
解來也不然亦奚敢於浮梁書亦錄上耶伏惟

賜覽不俾元爲寃毒死鬼雖死何憾何憾

與鄒鶴山書

爲講學被毒事且以元爲名教中罪人誠有罪
矣然肆毒於元者不以名教罪罪而以妖逆罪
罪雖然佞胃之鷹犬以毒晦翁者則以僞學變
而爲僞黨以僞黨變而爲逆黨爲一網打盡是
亦以逆罪罪晦翁也元雖不敢於晦翁擬而今
之罪元者似晦翁罪也或者是亦名教中之罪

人也。程懼、隍懼元於燕中秋得一面，鶴翁於近溪羅兄宅再面於程。三蒲宅不覺有毒，講學者毒元也。元本不敢聞於翁而在翁不知，肯違從者顧元否？卽伯樂一顧而群肆之於馬，自不敢輕視，且不以齧蹄視馬而重加絡以羈之也。刑具在身百不能悉。

又書

本府一傳一劉諫於丙子春卽疑爲元黨而秋

卽肆毒於元也况鄒進士之諫於丁丑冬又疑
爲元隣邑親不啻疑爲黨也乃年逐一年月逐
一月日逐一日而毒之肆者亦日甚以致有今
日毒難堪也顧顧否翁於元不越一而再面而
已其相識甚淺也然一而再面時也見翁用情於元
則甚深矣况再面乎而於半面識者又何如耶
不然元敢以此事此時瀆冒翁耶體悉體悉

謝進賢王太尹書

臺下不惟憐元且欲救元而若自恨未有可救之權惻惻溢於辭色又嘆元莫已又思處元莫措乃踟躕頃刻旣賜以元路費又賜以元肩輿何其隣父母推父母子民至情溢於辭色惻惻然之若是耶必臺下天稟素仁原也第恐前途經解經遜隣父母而其仁厚之素稟者又不盡臺下若也昨擬臺下必送生儒府考必先元抵南昌元處妄意必得臺下爲元先導所以惻惻

然者於南昌隣父母也今則不然元惟仰天悵
望而已臺下不日不免會南昌會新建會豐城
隣父母會間談及元事又望臺下終始乎其所
以惻惻然者共商預有可以救元者於萬一也
或於本省上司或於經過上司或於一十三郡
貴同年或於貴鄉嫻姪或於貴姓伯仲有當言
路而預可以救元者又或有卽當權而卽可以
救元者亦望臺下始終乎其欲救元者於萬而

又萬一也且元一細人也講學一大事也不幸
以細人冒大事而凡與救元者非徒救元也救
講學也幸勿忽元爲不足救者此元於所謝難
盡中又致所祈無盡意也外有原學原講萬餘
言一册容沿途整錄再呈以爲臺下異日拜言
官進言救講學者之張本也謝何能盡謝何得
盡

上新建張大尹書

汝元上書於臺下似於多此一上書也而不知
臺下雖非經解衙門將來臺下必當言路則元
生平所事講學事則元今日爲講學被毒事必
經臺下言路時必一言也然則似多上書於臺
下果多乎哉萬萬不可少今日之上書以爲來
日當言路進言之張本也况元今日經解於南
昌又未必不經聞於臺下以南昌新建首縣其
省城相聞則咫尺也故以自祁門所上書經解

於一縣則上書於一縣者并此書上臺下爲常
言路以言元事於元生前言或於元處後言以
爲元講學被寃而洗寃之張本於萬代言路以
不處元於處於萬代言元事也不然誠於臺下
多書上矣不然敢於臺下多書空空以上之哉
伏乞臺下出元所上書於經解衙門隣父母共
覽其於元動愀愀情則元之寃於今日卽洗於
今日也又奚俟洗元寃於將來當言路進言日

哉元帶刑具出於萬不得已激切上書又何敢
多又何敢多

上南昌李大尹書

竊以臺下必知蘇訥菴今列於行人列矣竟不
追究程二蒲任重慶三年與之相知以學相講
而無間於三年者乎元必欲臺下知訥菴者無
非欲臺下知二蒲也又必欲臺下知二蒲者又
無非欲臺下以其知訥菴者知二蒲以其知二

蒲者以察元今日事也臺下突然見解批以解
所犯如元者雖欲於元察何據于元察乎乃敢
必欲臺下知訥菴知二蒲以爲元察據也不然
徒以上祁門書轉呈臺下於元察亦察之何所
據乎伏乞臺下賜覽所上祁門書而又據訥菴
二蒲相知以察元則書之上於祁門者爲有據
也有據以察元也不然元敢必欲臺下知訥菴
以知二蒲何哉乃若臺下又不俟知訥菴知二

蒲所相知者而卽於元所上書以察之洞知元今日之被解以被毒也或恨二蒲不能爲元辯之於早或恨訥菴將入諫垣必不能爲講學者與首相爭是非夫是非之爭於講學以爭於首相者抑何是何非以諫爭乎卽首相以條陳學政有不勝其可諫於諫者今且不能歷歷指惟指其首陳首條遽然以體認經書便是講明學問何其粗疎於講學以隱毒於講學者耶且講

學者未必不體認經書者也而體認經書豈足以盡講學者乎况體認經書於歷代者不知其幾而有幾入文廟者乎必講學者乃可以入文廟人也必入文廟者乃可以名講學人也不然名臣則臣名矣理學名臣又奚於名臣而又名以理學名以臣名乎是故理學名臣固於經書則體認矣而名臣不於經書亦體認乎孰可以文廟入乎孰不可於文廟入乎孰可以於講

學名乎孰不可於講學名乎此必二蒲將爲元
辯必辯不及此辯此必訥菴將爲講學者諫必
諫不及此諫也臺下不容不爲元遙致恨哉又
容不爲講學者預致恨哉臺下又豈徒耳恨哉
必設身處二蒲處訥菴地必辯必諫必有以深
恨乎二蒲訥菴不辯不諫者也元又敢欲臺下
徒知訥菴以知二蒲已哉察元以知元洞然幸
萬洞然幸萬

上湖西道吳分巡書

四月廿六夜太公祖一見汝元卽呼之以何心
隱而奚又改梁改汝元耶宛若祖之見孫呼孫
變姓名於異鄉而復姓名於故鄉之情狀也欲
留之而似不容以輕留也欲舍之而又似不忍
以輕舍也且又垂憐垂老被羈雖明明覺之羈
非其罪而又鬱鬱恨不由已可以卽釋其所罪
於其所羈者莫能以自已也踟躕頃刻乃愀愀

然曲憫汝元且自舒精神以自保血氣以俟轉
救於按院何如汝元自承太公祖一見一呼情
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而汝元亦因之早夜以
思各道公祖之於汝元猶伯叔祖之於伯叔孫
也縱救汝元而其所救情狀必不若太公祖之
情溢於救汝元之狀者莫能以自己之切且親
也何者汝元於臺下猶嫡孫也非各道伯叔孫
比也公祖於汝元猶嫡祖也非各道伯叔祖比

也其情其狀自有疎戚別也自有談笑滯泣別也
也以戚以泣以救未有不可救者救之於泣於
滯於戚其情其狀以動其權之得以救者如撫
按之得以救而乃自有可以救焉者也莫非以
嫡祖救嫡孫情狀救也亦莫非以本道嫡祖救
本道嫡孫情狀救也撫撫按必無猜於所救也
乃自未有不可救之者也設汝元雖嫡孫而非
順孫則嫡可救而非順不可救也不惟汝元不

得僥倖於臺下救而且臺下必不擅便於汝元
救也夫非順則逆而其逆其心或可藏之而莫
測若其逆其跡竟可掩之而莫露耶莫非有是
心必有是跡也莫非無是跡必無是心也臺下
必俟察汝元跡而後亮汝元心則救汝元情狀
必猶豫也雖欲救汝元必無有可救汝元者也
臺下不俟察汝元跡而直亮汝元心則救汝元
情狀必果斷也此則救汝元必自有可救汝元

者也且汝元若此其亟亟者非苟求活已也亟
亟求與閣下面以面懇閣下爲汝元轉奏原學
原講萬有餘言一冊不負生平所講所學於萬
一求也不然敢亟亟若此以苟求活已哉卽日
又以汝元轉解湖廣則臺下欲救汝元於本省
撫按者無與於湖廣撫按救矣何者得救汝元
之權不在本省而在湖廣也或於汝元救不救
亦由湖廣而不中本省也求面閣下以轉奏之

求不亦竟成一空求耶雖然若臺下以本道祖
而亮汝元以力救本道孫於湖廣撫院或竟救
於閣下或竟救於 朝廷亦無有不可救者又
况臺下卽又兼道嶺井則把總於嶺井以緝汝
元者又爲臺下所屬吏也汝元又爲臺下所屬
犯也又以嫡孫之所犯非其罪者得掌於臺下
而尤得與可釋權以得釋嫡孫於嫡祖也凡於
本省撫按於湖廣撫按於閣下於 朝廷以力

救汝元又奚有不可救者乎亦非苟求以苟求
活已也求之不盡所求而尤有出於所求之不
盡者統在始終乎四月廿六夜承臺下於汝元
一見一呼情狀不減嫡祖之於嫡孫情狀也

又上湖西道吳分巡書

歷陳講學事汝元所事講學以事生平事者事
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也夫以又盡善歸諸韶
而以未盡善歸諸武則可以亮其所事所講所

學以事於孔子事也何嘗有逆事以事於孔子
事耶不夷尹其行而孔子其願則可以亮其所
事所講所學以事於孟子事也亦何嘗有逆事
以事於孟子事耶况於弑君弑父之漸而慎之
者孔子其心事之不容已於文王者也然則不
惟於孔子所事所講所學事以事者亮其不
有逆事於孔子所事而於孔子心事之不容已
者尤足爲孔子亮矣不然流難防也孰有於其

流而無君父之大逆必辯之必力如孟子其心
事乎汝元生平所事於孔孟所講所學事以事
事者亦惟事乎其心而心乎其事於孔孟所歸
所慎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
也而逆心逆事不亦可以於汝元所事所講所
學其事亮哉自庚申前而汝元與郡邑鄉族所
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事於郡邑鄉族以事
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事也自庚申後而

汝元與東西南北所講者此學也凡事乎其
於東西南北以事事者亦惟事於此講此學以
事事也自庚申前自庚申後而汝元所與郡邑
鄉族所與東西南北之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
講此學者固不一其人也而相透此講此學於
相與以講相與以學者惟錢懷蘇一人也設懷
蘇尚存於今日必相與以講相與以學此講此
學於朝夕而汝元不被今日毒矣乃若已故程

後臺雖先於懷蘇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
此講此學而其與汝元相透此講此學或恐不
懷蘇先也然而陳此懷蘇陳此後臺似無可徵
於所陳矣乃又陳其二三相與者以徵之有程
二蒲則同懷蘇官非部於庚申亦同懷蘇交汝
元於庶申而其與汝元相與以講相與以學相
透此講此學於庚申者亦不懷蘇相後先也第
懷蘇則誠而不有滑機二蒲則明而不無滑機

者一先一後自不能以相掩也又有若羅近溪
又有若耿楚侗亦與汝元交其情其厚亦不有
先後也然羅於汝元相交則相忘而相敬也其
耿於汝元相交則相敬而不相忘也一先一後
亦奚能以相掩耶乃若羅若耿相與以講相與
以學而不相透於汝元所講所學乎此講此學
者羅亦不先不後於耿也耿亦不先不後於羅
也設羅設耿相透此講此學於汝元相與以講

相與以學者得若二蒲相透於此講此學不相
後先則汝元亦不被今日毒矣况得若懷蘇相
透於此講此學者乎然而又陳二蒲若此又陳
近溪若此又陳楚侗若此之歷歷者亦不惟徵
其所陳於後臺於懷蘇已也且欲以徵汝元敢
陳二三相交者歷歷若此必其汝元所事所講
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雖不如二三相交者一
一相透而亦未嘗不於二三相交者一一相亮

也伏惟臺下卽汝元所陳相交有若此其歷歷之相亮以亮汝元心事之不有逆事則汝元所事所講所學事乎孔孟所歸所慎所願所辯於所講所學其事以事生平事者乃有徵也不然孔孟遠矣其講其學其事湮矣孰於汝元事乎其心而心乎其事於孔孟心事之不有逆事以講以學以事生平事者徵以亮哉至再至悵於其歷歷所陳者十百千萬而一一亮亮奚啻汝

元幸萬天下講學者幸萬

上嶺北道項太公祖書

爲辯冤事汝元生平惟事講學事而自度本無所可冤者事也自丙子七月內汝元在湖廣德安府孝感縣樂聚友朋以講汝元所學方翕然時突爾程二蒲親第乘舟而來亟報汝元本省已差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遽偪汝元登渠所乘舟卽放長往出湖廣境乃泣語汝元典史

高帶兵爲緝大盜犯也蓋大盜犯不別有所指
所緝也語畢而程親第乃歸省應試惟以其表
兄雋茗送汝元竟抵泰州尋二蒲爲汝元致書
辯於湖廣兩院各道汝元又自度事勢至此則
迫矣莫若歸塋父母而後揀身自辯於朝歸
僅三月築墳畢而茗父又領德安府票來緝其
子并緝汝元令汝元欲守墳而不可得又安得
不棲棲走徽州祁門尋素與講學友朋共朝夕

以避其所緝耶前月初二日果不覺南安把總
朱差人又領湖廣撫院緝汝元票以汝元於祁
門起解抵此地則九百餘里至此時則六十餘
日投解呼入叱出百千萬億其辱何勝百千萬
億其苦何勝苦雖一里尚難堪况里以九百餘
計乎雖一日尚難堪况日以六十餘計乎又况
或以汝元轉解湖廣不又有千里計乎又不有
百日計乎人生如白駒之過隙爾何辱何苦汝

元之辱且苦于其生耶又莫若哀告太公祖轉請軍門卽殺汝元于此地以免辱且苦于千里也卽殺汝元于此時以免辱且苦于百日也且太公祖于丙子七月尚代巡湖廣必洞知湖廣以大盜犯緝汝元之所由起者由于朝有所議而起乎由于野有所譖而起乎又由于省府州縣有所訪而起乎伏乞于洞知其所起而洞察其所犯果有可殺而不有可生則殺汝元于

此地此時之爲便也雖寃未辯而被而得殺之
便以免辱且苦于其生是卽以生道殺汝元也
汝元敢怨乎或者軍門雖欲殺汝元而未洞知
其所起且亦未及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殺
邊恐重失之慘而忍于汝元殺耶又或雖欲生
汝元亦未洞察其所犯者之果可以生又邊肯
輕失之縱而肯于汝元生耶幸得太公祖昔年
丙子七月在湖廣今年巳卯五月在贛州旣得

洞知洞察于昔又得洞知洞察于今汝元果非
事講學事而果不無所犯事之果可以殺自難
逃太公祖之洞知洞察也汝元果事講學事而
果不有所犯事之果可以生亦難逃太公祖之
洞知洞察也伏乞以其洞知洞察于今昔者明
之軍門亦知太公祖之所知察太公祖之所察
以殺汝元以生汝元是信太公祖殺汝元也是
信太公祖生汝元也軍門將不得自免自疑其

失之慘又不得自免自疑其失之縱耶然則任
生殺之權在軍門而神生殺之機在太公祖矣
汝元哀告本欲得便殺敢欲得便生耶莫非在
太公祖神其機于任權者便之爲何如也又且
寃汝元以盜犯又寃汝元以妖犯又寃汝元以
逆犯竟莫知其果何寃果何犯亦惟太公祖洞
知其所起所寃洞察其所犯所寃者于今昔者
也更乞太公祖俯查朱把總所領湖廣移文緝

汝元者則寃果何起而果寃以何犯太公祖尤
得以洞知洞察以生以殺汝元于贛州免辱苦
轉解于湖廣不惟或殺或生汝元之權自得以
任其權而自無疑于軍門而或殺或生汝元之
機尤得以神其機而自信于太公祖矣惟查惟
請愬愬

上南安趙四府書

汝元未見公祖鬱鬱然不知公祖之於汝元何

如既見公祖不倨座而臨階愀愀然以慰汝元
宛有百千欲言難言溢於言表而鬱鬱然於未
見者稍舒於既見也且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
汝元何修而致此哉無非公祖天衷素原之所
致也或者由陸雲臺以致之乎抑由錢懷蘇以
致之乎畢竟由公祖天衷素厚之自致也何者
雲臺之於汝元雖相聞未相見而亦不似尋常
未相見徒相聞者比也有自雲臺而來會汝元

者每每則盡出雲臺起居以示汝元有自汝元而往會雲臺者亦不免盡出汝元起居以獻雲臺以此雖未相見於函丈而得相聞於千里也雲臺之於汝元槩如此也公祖之於雲臺其同年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亦通家之相厚歟不然公祖於雲臺同府而異縣以家者兩家於兩縣公祖安得由雲臺以致公祖之於汝元有如此乎畢竟由公祖天稟素厚以自致也豈

由雲臺以致之乎有如懷蘇之於汝元又非雲臺之於汝元者比也其以講學相交而又相透於所講所學以同朝夕起則同起居則同居有非往來相會者所能盡乎其相與者矣此又豈在見聞擬耶第又不知公祖之於懷蘇卽公祖之於雲臺家兩縣亦通家之相厚歟抑年家之相厚歟其同年之相厚歟或者年相長少仕相先後惟精神之相感而不在形跡之相厚歟此

汝元敢必公祖之於汝元如此者畢竟由公祖
天衷素厚以自致也亦豈由懷蘇以致之乎然
亦未有致之而無由者也以致之由於雲臺工
亦不盡於雲臺也又似致之由於懷蘇而亦不
盡於懷蘇也無非盡於公祖天衷素厚之自致
自由也不然汝元狗修而致公祖之於汝元如
此者哉外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冊并此書上
公祖賜閱賜裁且乞爲汝元分付繕寫者另抄

二册以一册遣焚於懷蘇祠此爲汝元鳴所事
所講所學事以事生平事者於幽也又以十册
遣貯於雲臺館此爲汝元鳴所事所講所學以
事生平事者於明也前此汝元欲効成化間有
福建陳布衣詣闕上書并上原學原講一册以
自鳴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於 朝廷於天下
不覺將非行而被執於三月初旬被囚於五月
中旬則其所欲以自鳴者恐未得以自鳴也此

又汝元鬱鬱然而未舒於生平者亦不知公祖肯拔汝元於淵而寘之九臯一鳴以舒此生平所欲鳴未鳴之鬱鬱然者否也雖然得舒未見鬱鬱然於既見者既汝元生平鬱鬱然之一舒也况又得并上原學原講一冊而脫或得賜閱賜裁且又或得賜抄賜遺者亦卽汝元生平鬱鬱然又一舒也一舒卽一鳴也一鳴卽一舒也舒於公祖者卽鳴於公祖也且公祖必爲一朝

廷名臣矣必爲天下名賢矣而其於公祖鳴者
不卽於朝廷鳴乎不卽於天下鳴乎鳴且鳴
矣舒不舒乎又卽汝元生平鬱鬱然一大舒也
懣懣

上南安陳太府書

竊以梁汝元卽何心隱也自庚申前則在學姓
名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則遊學
姓號乃何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梁姓

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則避已故嚴相之肆
毒一則便四方交遊之稱謂也且以臺下不聞
梁汝元或聞何心隱况又自壬戌迄于甲子二
三年間交遊於八閩共學於八閩者非一人非
一日也而入閩之交遊以共學者如大郡之興
化大邑之蒲田又不啻非一人已也又不啻非
一日已也又莫非以何心隱姓號與之交遊與
之共學也而因其交遊因其共學以相聞者亦

惟以何心隱姓號聞也又况聞何心隱姓號於
八閩之不啻非一人不啻非一日聞者又不惟
興化之大郡蒲田之大邑多其人久其日而聞
也以此切恐臺下必不有梁其姓汝元其名聞
而或者有何其姓心隱其號聞也乃敢以梁汝
元卽何心隱頷之於書特於臺下上也不然三
月初旬被執於祁門五月中旬被囚於南安允
書以上職掌者惟以梁汝元所講所學所事所

交其之於書以上之於職掌也何嘗有梁汝元
卽何心隱頤書特上臺下者具書上職掌耶伏
惟臺下以其或於何心隱聞者卽於梁汝元察
并察外有所錄所上祁門書以俯憐昔之所聞
何心隱而推憐今之所察梁汝元則所犯非其
罪自然於臺下矣又奚梁汝元卽何心隱幸甚
凡所與以交遊所與以共學者亦幸甚幸甚

汝元生平所事所講所學事不得鳴於天下與
天下共講共學共事於孔孟名家所事所講所
學事生平事者乃以生平所蓄謬發原學原講
萬有餘言一冊剛欲詣闕鳴之於 朝廷以鳴
於天下忽爾被緝於祁門則三月初旬被囚於
南安則五月中旬以致光陰易度死生難測而
前冊原學原講之欲鳴於 朝廷以鳴於天下
者猶夫汝元生平所講所學仍復不得鳴於天

下也前此祁門姚父母雖究汝元既自鳴講學
必有講學所蓄所發者汝元不得已遽出前冊
原學原講鳴於姚父母以強塞其所究也是姚
父母則一邑父母也姚父母縱慨爲汝元以原
學原講轉付祁門儒學以徧鳴祁門士民亦惟
鳴於祁門一邑已也於 朝廷於天下得一鳴
何如或者姚父母值太朝年而亦慨爲汝元便
奏於 朝廷以請佈於天下將奏於明年正月

元旦大朝前以鳴於前歟將奏於大朝後以鳴於後歟况姚父母或一覽而置之高閣雖祁門一邑士民且未必慨然轉付而徧鳴於一邑也又於朝廷於天下亦果得一鳴何如幸得公祖不棄汝元俯於汝元取所上祁門書而不得并以原學原講一冊上并應所取者以原學原講一冊尚未隨帶入園園也汝元昨自欲投臺下自持所錄書奈之何不得以自由也今又自

欲投見臺下自持原學原講一冊上亦奈之何
亦不得以自由也囹圄在職掌而汝元則囹圄
犯人也奚得以自由耶欲自投見者汝元情也
而投見自由之不得者職掌法也伏惟公祖以
情原而以法宥是亦以漢之鄒陽故事宥汝元
也且公祖榮滿屈行而行期又甚邇甚迫設棄
汝元如芻狗何暇何肯俯於汝元取汝元沿途
所上書耶而汝元敢續以原學原講於公祖上

耶無非恃公祖以情原汝元以法宥汝元而不
忍於汝元棄也又且公祖欲於不棄汝元而賜
祭於衆惡以爲汝元求萬死於一生者似無所
據必得原學原講一冊爲之據也汝元乃敢以
原學原講一冊續於公祖上也不然敢擅上耶
又且公祖上京在卽又非若大朝上京者之遲
遲其行期在冬比也又况公祖以榮滿之在京
又非若大朝在京者之速速其行期在冬末春

所學其事卽於天下鳴也不得早遇公祖之所
致也其神之所生者汝元幸得原學原講其冊
卽於天下鳴也幸得公祖之所致也又况果得
公祖以原學原講一冊奏而卽據原學原講冊
內賜察汝元之有可錯者以死汝元形神之俱
死則汝元死非冤抑而死也形死而神亦死也
雖原學原講其冊亦並死於其所可錯者矣而
汝元原學原講其冊又奚得於天下鳴耶又况

汝元所講所學其事耶或卽據原學原講冊內
又賜察汝元之有可舉者以生汝元神形之俱
生汝元生非苟免而生也神生而形亦生也雖
所講所學所事亦並生於其所可舉者矣而汝
元所講所學其事又不得於天下鳴耶又况汝
元原學原講其冊耶是又無非公祖卽日上京
而又不以日計在京爲汝元便奏之所賜也亦
無非不棄汝元如芻狗之所致也亦無非天托

公祖加察汝元於南安以默致汝元幸遇公祖
於南安也不然緝獲汝元於祁門有司而囚汝
元於祁門縣囹圄亦無有不可者又奚爲緝拿
解汝元於南安把總而囚汝元於南安府囹圄
耶統惟垂察原宥懷懷

上贛州蒙軍門書

太公祖臺下的示汝元所緝者果何緝也所犯
者果何犯也且莫知其所緝於所犯者果何自

起自朝有所議而起乎自野有所譖而起乎自
省府州縣有所訪而起乎其有所議者以盜以
逆以妖譏乎其有所譖者以盜以逆以妖譖乎
其有所訪者以盜以逆以妖訪乎三月間見祁
門所緝汝元票有以盜犯緝汝元也有以逆犯
緝汝元也有以妖犯緝汝元也竟莫知其所緝
所犯者也汝元自度緝以盜犯則不惟不俟汝
元自辯而人亦必爲汝元辯自無有乎不辯者

矣。乃若緝以逆犯，則亦不無逆跡之露。縱不露迹於二三年，能不露迹於五六年乎？况汝元往還於湖廣幾二十年矣，曾有毫釐逆迹露乎？亦不俟辯於已於人，而亦自無有乎不辯者矣。惟緝以妖犯，則似有不易辯者。乃歷歷辯之於所上，邪門書也。雖然，亦有不俟辯而亦自無有不辯者也。何者？妖藏於心，莫可測也。似費辯而似難辯也。而妖形於言，亦費辯而難辯乎？又况妖

形於事不尤不費辯不尤不難辯乎又况二三年不有二三年人交乎又况五六年不有五六年人交乎又况徃還幾二十年於湖廣又不有二十年人交於湖廣者乎設心藏妖能不於言形乎又不於事著乎又能不形而著於所交人乎言以人殊而事亦以人殊不尤不費辯於所交人乎不尤不難辯於所交人乎又况所交其人於湖廣者亦不能歷於湖廣其人數也姑數

其亦魯果妖人以相交乎亦非妖人所交乎乃
若耿楚侗之於汝元相交雖非深交而亦不淺
淺交已也以學相講而相亮以相交也乃若程
三蒲之於汝元相交雖淺交而亦不啻深交也
也以學相講而相透以相交也不尤不費辯於
相交若三森乎亦尤不難辯於相交若三人乎
凡若此之歷歷辯者又莫辯於所上邪門書也
辯敢贅用外林厚學講萬有餘言云遊并上

臺下曉閣亦祇取幾篇藏於其心所形於其
言所著於其事所表於其人盡辯於其所聞者
以代辯也辯又敢贅乎邇原學原講一冊又非
徒以代辯也辯也辯欲其鳴生乎所事所講所學
於誰焉乎臨下剛而趨行於祁門忽爾被緝於
祁門又非造犯默默汝亮先於臺下一鳴乎
果得臺下閱而辨矣則所鳴光潤於所辯也辯
又敢贅乎

又贛州蒙軍門書

前月朱把總突爾問汝元講學亦有修養否汝
元初莫之覺而權對以所講所學于修身者則
修也養性者則養也講學何嘗不有修不有養
耶繼而又問汝元近有一老近百歲蒙翁用之
以傳修養法不知此老何姓何名何處人也汝
元乃覺前所問者有所以也以臺下所用者問
也乃對此老阮中和也必清江人也近九十未

近百歲人也汝元魯會其人而知其人也多年
軍門汪偶有疾曾用中和治而愈且清江境內
有火疾得中和治而愈者亦多也念菴羅公得
其法亦極口揚之第不知年來何如恐此老于
純陽所傳法則傳矣而于純陽所傳道亦傳乎
上陽子有言道非法則不有所事而道不有所
顯法非道則不有所家而法不有所藏又有言
得正道而用邪邪亦歸正此道此法傳其一而

未傳其一能保其早年晚年一一取効而收功
耶然則道法有別乎清淨以家言蓋言道也內
外以事言蓋言法也若道若法不有別乎或有
以中和法外無道卽法卽道道外無法卽道卽
法而道而法不有所別則中和自知非汝元所
知也汝元于中和初會于巳酉秋繼會于丙辰
夏則汝元不惟不知中和而于道于法一一無
所知也又繼會于丙子冬則汝元于其道其法

似亦有所知者乃欲中和商之必公其道必公其法而不私不秘以傳諸有能傳有可傳者乃至道大法也乃純陽道也乃于其能傳可傳者必共事其事以顯其道于其法以公其道者必有法必有家者必有事也非空空家也非空空道也至道也又必共家其家以藏其法于其道以公其法者必有道必有事者必有家也非瑣瑣事也非瑣瑣法也大法也彼有盟而不輕傳

言亦惟以匪人而不可傳癡人而不能傳乃不
輕傳也不然至道大法之有于純陽者顧私而
秘之不公其道其法而吝不傳乎亦得私而秘
不傳乎第其所傳非汝元所欲公其傳而傳者
也恐亦非純陽徧訪不得能傳可傳者而不傳
必得韓襄子乃傳之而傳者也奈之何導草一
會不得細細以此與中和商之爾迄今不會又
三年矣今似有可會之機而不可會者奈之何

哉汝元敢以此又取外錄九峯蔡氏所著洪範
篇亦有切于修養者並汝元所上書上之以汝
元心事所事所講所學事而旁通平其事者亦
惟仙家所尚者其事則阮中和所事事也儒家
所宗者其事則蔡九峯所事事也又奚容有逆
事事乎

謹錄九峯所著者于左

貌言視聽思其屬則異而其神則同也而神又

幹旋乎精氣以屬之于貌言視聽思也自其同者而同之則精則氣莫非神也况貌言視聽思而有至一其神者乎自其異者而異之精則精氣則氣神則神也又况于貌言視聽思而有不一其神者乎是故貌屬于氣而精以潤之神以萃之于其貌也言亦屬于氣聽與言同乎其所屬直透于精凡所以通透乎其竅者神以出聲音于其言納聲音于其聽也若視若思則屬于

神而氣以衛精神以潛神于視于思者也是故
惟思之屬於神者卽谷神之神也不深刻于其
思以斃精神以自萃其氣則貌亦自潤而自萃
矣况視則思之同屬而獨不若貌之自潤自萃
于思不深刻者乎于聽自能于聲于音以出以
納于竅必有通而自透矣孰非神乎其神于思
以幹以旋若精若氣爲貌爲言爲視爲聽其屬
而又以思之所屬者修之于神于思養之于神

于思以辯乎其同于異于思于神者乎以統乎
其異于同于神于思者乎此九峯蔡氏得異人
傳之而以己之文思化其所傳所異者著之于
洪範篇也似儒家常談而忽之者多也獨不觀
道藏有延壽須知而多用鄉黨之用于孔子者
亦非常談可忽者乎而儒家者流語汝元閉關
以思以神以幹精氣于貌言視聽思者莫蔡九
峯若也又因旁求仙家者流以閉關以幹旋精

氣神于貌言視聽思爲秘傳者又莫阮中和若
也不知今所用者果若人否也果若人乞叱汝
元姓名詢之不亦于汝元心事亮乎

上朱把總書

元聞臺下籍孝感而人於孝感官於德安以府
衛于孝感者也元於孝感或往或旋二十餘年
設有一妖交逆交雖一朝一夕難容於孝感矣
况二十餘年容元於孝感以相交乎且元聞臺

下於祁門乃乍聞爾而臺下聞元於孝感者不稔有所聞乎元必求臺下稔聞於孝感以不冤元者亦非苟求免於死也第求早賜元一日死則早免苦軀殼於一日矣何者軀殼之固神氣卽刑具之囚軀殼也自祁門而解抵南安則十有三縣又自南安轉解湖廣必復下而上又不暇於所解縣計而一縣解則苦於一縣一日解則苦於一日一月解則苦於一月莫若哀求臺

下轉俄蒙臺早決元於贛州則元神氣早歸於
天而元軀殼早歸於地不亦愈於軀殼日圍神
氣而刑具日囚軀殼苦耶夫人孰不好生而惡
死而被毒至此非生地也死地也而生雖好得
元好乎而死雖惡得元惡乎元生於世本無死
罪而今日如此無生地也有死地也無非肆毒
者多元生而必致元死而後已也千死萬死無
非一死早死遲死無非一死何遲死一日而苦

於一日耶又况初設軍門於贛州者以其四境
地方多變逆無常而有軍門於其地得以卽於
其地便宜行事而允逆賊卽得決於其地不待
時也而元今以所罪罪名亦決不待時也雖隨
地隨獲亦惟答元五五十不苑又加五十或
者不俟滿於百答而元未有不苑或絕元食於
其地不七日則半月十日亦可必元有苑無生
則以軀殼淺殞令地方嚴守以俟臺亦差人復

驗雖軀殼死者不與生者同而亦不甚異也雖
二三年軀殼不同亦不甚異也况二三月非臺
下功乎何必苦元一日生而遲元一日死耶今
則自祁門而解浮梁自浮梁而解鄱陽自鄱陽
而解餘干自餘干而解進賢已苦於五縣矣已
苦於二十有餘日矣况自此地而抵南安不下
千餘里自此時而抵南安不下月餘日不敢哀
求免苦於千餘里也亦不敢哀求免苦於月餘

日也亦惟哀求臺下轉爲元慄求軍門斬元首
級以解湖廣亦臺下功也不惟有功業於邊將
且爲元免苦於抵湖廣二千餘里爲元免苦於
抵湖廣二月餘日是亦有功德於元也或者以
此爲有功業而不有功德然昔時陽明王先生
於一處罪揮使惟以銅鏈處之是非不免其處
而惟免其處苦耶且免其不拔黃是亦非積功
德於鏈處者耶若臺下於今日不遲處元於遲

而早死元於早縱不有陽明功業復見於後日
又不有陽明功德德見於今日耶或者又以不
早死元而遲死元者令元得以徐徐辯也乃雖
苦元於生亦在所不惜孰知遲抵湖廣亦不容
元辯矣何苦於生而遲死耶又或者臺下以湖
廣事不由已奚得早死元而不於元苦耶又或
者臺下自度且有功業而不有功德可也何服
幹積功德迂闊事耶如此如此則亦不俟哀求

矣至此地至此時元必不願死於水不願死於
火又不願死於苦而病爲後世以元乃自死如
古有自殺而自死者也惟願死於笞又莫若願
死於殺可免於笞死而苦也且又爲後世必以
死而殺元者某官也元雖不有史官收而不有
野史收以入史官史於後世者耶事勢至此再
無容喙矣下辯惟自哀哀

上江西劉撫院書

竊以梁汝元卽何心隱者未有一人而兩姓名也自庚申前則梁汝元在學姓名也自庚申後則何心隱遊學姓號也夫以何易梁姓而以心隱易汝元名者一以避故相之肆毒一以便四方之稱謂也不然姓宗於祖而名命於父本人本一姓本一名也敢擅兩其姓而兩其名耶今湖廣撫臺委江西南安把總所緝者緝何心隱也而不知何心隱卽梁汝元遊學之姓號也

非兩人而兩姓名也且心隱於湖廣則撫臺若
王臺下所視心隱之遊于所撫地方一外省細
民也或生或殺乎細民則不免有若談笑之情
狀也非故疎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外省細民
自若是也惟汝元於江西則撫臺若臺下所視
汝元之在于所撫地方一本省子民也或生或
殺乎子民必不免有若涕泣之情狀也亦非故
戚之也而其情其狀其視本省子民亦自若是

也况臺下果不忍汝元以心隱緝而又不忍心
隱以汝元解必由生殺於本省而不憑生殺於
外省必由生殺於臺下而不憑生殺於王臺下
則汝元縱不得生於本省臺下而畢得殺於本
省臺下是以汝元殺汝元而非以心隱殺心隱
者殺汝元也是以子民殺子民而非以細民殺
細民者殺子民也是以汝元其體魄理心隱其
體魄於本省也而非以心隱其神魂招汝元其

神魂於外省也。或者臺下以王臺下有所受於閣下也。臺下獨不有所受乎。况受於閣下者私受也。受於朝廷者公受也。何者。受天子命以撫湖廣者。固王臺下公受於朝廷者也。受天子命以撫江西者。亦非臺下公受於朝廷者乎。然則臺下王臺下皆朝廷撫民官也。凡有所緝而奉天子命以緝是爲朝廷公以緝民也。奚可私有所受於閣下而爲閣下私

緝民乎凡有所解而奉天子命以解是爲
朝廷公以解民也又奚可私有所受於閣下而
爲閣下私解民乎若徒爲閣下私於民緝私於
民解則是以朝廷公天下撫民官爲閣下私
官也爲閣下私以緝民官也爲閣下私以解民
官也况以汝元卽心隱雖緝於湖廣而實爲江
西南安把總緝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西地方
以緝乎又况以心隱卽汝元雖解於湖廣而實

爲江西南安把總解又不有關於臺下之撫江
西地方以解乎然則臺下又非爲王臺下緝以
解本省子民應外省細民緝以解乎然則臺下
又不於王臺下以撫臺作撫臺緝民解民官耶
不又甚於爲閣下私以緝民私以解民官耶縱
王臺下必有所受於閣下則臺下亦未必不有
所受於閣下矣旣以江西把總緝心隱卽汝元
便以江西把總解汝元卽心隱者竟差把總所

緝而竟解于閣下其理不亦宜乎其勢不亦便乎且天下官可以緝天下民也可以解天下民也可以生天下民也可以殺天下民也奚必以江西民爲緝於湖廣以膠柱而轉解於湖廣以鼓瑟耶伏惟臺下近憐以察汝元於本省遠憐以察心隱於外省寧生汝元於江西爲本省民毋寧生心隱於湖廣爲外省民寧殺汝元於江西爲本省鬼毋寧殺心隱於湖廣爲外省鬼寧

生寧殺心隱汝元於朝廷爲天下民爲天下
鬼毋寧生毋寧殺汝元卽心隱於江西於湖廣
爲一省民爲一省鬼則或生或殺乎民若汝元
而心隱若心隱而汝元者非冤而殺也非倖而
生也是以朝廷公天下而生而殺也非私有
所受而生而殺也殺乃無冤鬼也生乃無倖民
也豈惟一省民感戴曷勝天下民感戴曷勝

上江西邵按院書

竊以憲臺臺下秉生殺之權而一省民之有可
生者生可殺者殺皆在其權之所秉者也况汝
元一細民乎且作好作惡以生以殺俾生者非
其所可生惟出乎好所作以生殺者非其所可
殺惟出乎惡所作以殺以致生殺之權雖秉於
天子而或自紊於官天子則臺下言官也容
不於天子天子一言乎况宰相或有紊權於秉權
者又容不於天子天子以言宰相一言乎又况撫

臺或有紊權於乘權者又容不於 天子以言
撫臺一言乎然則臺下或奉 天子命以生殺
天下民亦惟察天下民之可生可殺如汝元之
細民果有可生可殺者而生之而殺之是以天
下民之可生可殺者生殺天下民也而非以
天子好惡生殺天下民也卽以汝元細民之可
生可殺者生殺汝元細民也亦非以 天子好
惡生殺汝元細民也乃臺下代 天子以奉

天子生殺之命於一省而不徇其命者有如此也乃亦臺下代天子以乘天子生殺之權於一省而不紊其權者又如此也况又或紊生殺其權於乘權於天子者則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諍之也或紊生殺其權於宰相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論之也或紊生殺其權於撫臺者則在臺下之官言官得以一言覈之也何今日不羈留本省細

庶如汝元以由臺下俯察汝元果可以殺果可
以生而殺而生汝元於本省而顧轉解汝元於
湖廣以憑湖廣撫臺於汝元察不察以寬抑殺
汝元生不生以玩弄生汝元殺不殺以紊生殺
其權於外省耶設臺下不果以汝元留而果以
汝元解則是臺下不惟不有一言於外省撫臺
而且爲外省撫臺作一轉解小有司也臺下奉
天子命以秉權者豈奉宰相命以秉權者乎

又豈奉撫臺命以秉權者乎或者以湖廣撫臺
陰受指示緝汝元必解汝元於湖廣乃爲完事
於湖廣撫臺而臺下若無與其事者然而汝元
雖江西細民亦臺下子民也可委其事於無與
耶果不以汝元解而果以汝元留果以汝元察
果以汝元生果以汝元殺或移文以迴湖廣撫
臺或具帖以報宰相或顛疏以奏 天子是亦
臺下完事事也是亦臺下秉權權也奚有秉一

省生殺權而不與一省生殺事耶又奚有一省
生殺事而不與於一省秉生殺其權者乎此汝
元於臺下子民情也敢不陳乎臺下忍不察乎
此汝元忘乎其生其殺其秉權於臺下者亦欲
盡一言於臺下也言不能盡言不敢盡惟察惟
愬

上湖廣王撫院書

上陳履歷於臺下者代狀訴也自馮申前在學

乃梁其姓而汝元其名也自庚申後遊學乃何
其姓而心隱其號也夫以何易姓而以心隱易
名者一以避難一以便稱也若以梁汝元於庚
申前歷歷陳之似有不勝其所陳者若以何心
隱於庚申後而陳之歷歷且有功之足陳也將
陳之於越不有功於越耶而在越之人心者有
一心隱也一無所犯於越也設心隱一無犯於
越而顧以心隱於越緝則在越之人必平不平

於越耶又陳之於蜀又不有功於蜀耶而在蜀
之人心者亦有一心隱也亦一無所犯於蜀也
設心隱亦一無犯於蜀而亦以心隱於蜀緝則
在蜀之人心亦平不平於蜀耶又况陳心隱於
楚尤有不俟陳者而有心隱於楚之人必不
啻越不啻蜀之人心有一心隱也縱不以有功
歸功於心隱必不以有罪歸罪於心隱也而心
隱又有何犯於楚顧於楚緝又不知平不平於

人心在楚者耶丙子七月內程二蒲親第突然乘舟而來偏心隱共乘於其所乘舟卽於舟出湖廣界乃垂泣而言雲夢高典史帶兵將至矣有所緝者在言表也言畢乃圖歸應試轉托渠表兄隻茗送心隱往泰州尋二蒲致書於楚之兩院各道爲心隱辯果犯何罪於楚而乃以心隱於楚緝耶其緝心隱於兩院耶抑緝心隱於各道耶初莫知也非惟心隱莫知雖二蒲亦莫

知也以莫知心隱所犯於楚而乃莫知心隱所
緝於楚者何也繼而心隱自恨無所犯而有所
緝亟歸亟葬父母以圖揀身自辯於朝不覺築
墳三月有餘方起工而茗父又領德安府票來
緝其子并緝梁汝元卽何心隱時則丁丑十月
也汝元與茗相泣相別方知丙子七月緝心隱
卽汝元者楚之撫院陳臺下也丁丑十月緝汝
元卽心隱者亦楚之撫院陳臺下也是緝莫知

其所起也起於朝有所議而緝乎起於野有所
譖而緝乎起於府州縣有所訪而緝乎起於陳
臺下上有所授下有所聞而緝乎今陳臺下已
坐刑部右堂矣繼陳臺下於楚撫院者臺下也
遽相繼又差南安把總緝何心隱卽永豐縣梁
汝元其人者其漫漫然無所起而緝乎不起於
臺下授陳臺下所授聞陳臺下所聞必起於臺
下自有所授自有所聞而緝矣凡若此所起不

惟心隱莫知二蒲莫知雖耿楚侗亦莫知也在
臺下亦可委之莫知乎臺下必知心隱卽汝元
其所履所歷必天下萬世不可有此人也乃
萬不得已而必緝此人必殺此人若心隱卽汝
元其人以示天下懲也不然忍漫漫然莫知徒
爲陳臺下不下有所聞必上有所授完陳案耶
臺下果欲歷歷知梁汝元於永豐所履所歷庚
申前者則俯究朱把總所差蕭叔禹往還於永

豐者密查一月有餘未必不可以知汝元於庚申前所履所歷者歷歷也奚俟汝元歷歷陳而乃歷歷知汝元於庚申前歟臺下又果欲歷歷知何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庚申後者則又何必詢之二藩不必詢之楚侗惟研之朱把總不歷陳其十之八九必歷陳其十之四五亦未必不可以知心隱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歷歷也又奚俟心隱歷歷陳而乃歷歷知心隱於庚申

後歟知汝元於永豐卽知心隱於孝感也知心
隱於孝感卽知汝元於永豐也知汝元知心隱
於永豐於孝感卽知汝元知心隱於越於蜀於
四方也况心隱於孝感所履所歷者比汝元所
履所歷於永豐者尤有寸進者也尤一無所犯
於孝感也尤不期於孝感緝心隱也又况心隱
於庚申後所履所歷者又比汝元所履所歷於
庚申前者亦有寸進者也亦一無所犯於庚申

後也又何期於庚申後而丙子二三年間於心
隱緝乎又何期於此二三年間而以盜犯又以
逆犯妖犯奸犯於心隱緝乎此犯此緝臺下忍
漫漫然不歷歷究不歷歷詢不歷歷研而歷歷
知心隱卽汝元果有所犯而果不容不有所緝
者乎且心隱卽汝元者自庚申前後所履所歷
其年則六十有三矣二三年間則血氣年老而
年衰况今年又自祁門自三月被緝被解抵南

安又自南安自六月轉解抵楚省里以千計而
日以百計其辱其苦又與里與日計而衰老之
血氣又月老而月衰以致視則十衰其三四明
聽則十衰其五六聰肌膚顏色似未與老俱衰
於外而實與老俱衰於內所恨所少者或病或
殺一死而已前此欲死於水欲死於火欲自縊
而死欲自刎而死欲自藥而死欲自餓而死又
恐野史書何心隱卽梁汝元者於某府某縣於

某年某月不堪被緝被解之辱且苦乃自殺而
自死也殺不明而死不明猶無名殺而無名死
也又思與其自殺而死於不明莫若明明殺而
死何心隱卽梁汝元者於臺下也或歷歷知心
隱果盜犯而以盜犯殺心隱或歷歷知心隱果
逆犯果妖犯果奸犯而有大於盜犯之不容不
殺必殺之以懲天下以殺何心隱卽汝元者於
臺下是以奸犯名妖犯名逆犯名有大於盜犯

名殺何心隱卽梁汝元其人於天下以示天下
懲則何心隱卽梁汝元雖死於寃亦非死於無
名亦愈於自殺而死於不明不堪其辱且苦况
况無名以死也况朝野史相通以書必書殺
何心隱卽梁汝元者某職掌某姓名也必書某
職掌某姓名以某犯名殺何心隱卽梁汝元也
必書何心隱卽梁汝元於已所犯者實不實也
必書何心隱卽梁汝元於人所殺者當不當也

必書何心隱卽梁汝元所犯所殺者必或以
朝有所議書也必或以野有所譖書也必或以
府州縣有所訪書也必或以上有所授下有所
聞書也必或以授所授聞所聞書也必或以自
有所授自有所聞書也必歷歷知何心隱卽梁
汝元於庚申前後所履所歷者而乃歷歷若是
書也書於野書於朝之秉史筆以書者必歷
歷垂史共知於天下萬世而不泯也不又愈於

不堪其辱其苦以自殺而死於不明泯泯無名
已乎心隱卽汝元者固好名而亦惡死也第被
緝矣又被解矣惟有死矣奚惡又惟有死後之
名或不泯矣容不好脫或不名之好而必死之
惡則畏殺而貪生必百計以求生免殺之不遑
自致神氣之餒不勝血氣之衰不激而驟斃必
激而釀疾不驟斃於祁門必釀疾於南安不十
其視而十衰其明必十其聽而十衰其聰能保

臆膚顏色之與老俱衰於內者不與老俱衰於外乎又能保轉解抵楚得於臺下上陳庚申前後所履所歷滿帑者乎外錄原學原講萬有餘言一冊并得上陳於臺下者亦無非重名之好以輕死之惡假之自保之所致也伏惟賜閱并究并研幸萬

上湖廣郭按院書

臺下歷示梁汝元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

果盜犯乎果逆犯乎果妖犯乎果奸犯乎自丙子七月至丁丑十月前任撫院陳臺下則緝何心隱以盜犯也三月祁門小票則緝何心隱以逆犯妖犯也押解牌則解何心隱以奸犯也竟莫知以何心隱所犯者果何犯也若以盜財之盜緝心隱則心隱已非其人其盜矣奚俟於辯歟或以盜氣之盜緝心隱則心隱亦非其人其盜矣又奚俟於辯歟其以逆犯妖犯於心隱緝

則辯莫辯於所上祁門書矣敢贅辯歟伏乞賜
閱外錄所上祁門書以其所交辯所犯也敢贅
歟惟以奸犯於心隱解者又不敢以不辯也且
奸有二有奸謀之奸有奸雄之奸然而奸之屬
謀者則與逆與妖異名而同屬也亦可以所上
祁門書推其所屬辯其所謀也不敢不辯而又
敢贅辯歟乃若奸之屬雄者雖許紹以評曹操
而實起於孔子誅少正卯之名也夫奸之雄於

曹操者亦逆屬也奸之雄於正卯者亦妖屬也亦於所上邪門書辯之矣似亦不敢不辯而又敢贅辯歟况曹操其奸其雄誠非心隱其人其奸又不惟不敢贅辯而亦不俟於辯之贅矣要之所緝所解何心隱之所犯者畢竟莫知果何犯而乃有此緝此解也又乞臺下歷歷示何心隱所犯以致所緝所解於撫院王臺下者果何犯果何緝果何解果以何殺何心隱於梁汝元

庶不令梁汝元惻惻然莫知何心隱爲昏天黑地冤死鬼也或者臺下委諸此撫院王臺下必歷歷知何心隱必有所犯而乃必有此所緝所解者也於我按院何與焉殊不知按院以按於楚藩者凡藩屏王侯以至撫院三司皆在所按而得言其可否者獨可委諸何心隱所冤所犯所緝所解於按院何與焉已耶臺下尙動惻隱心於心隱而有欲言則天子前之言可否雖

在宰相而當朝宰相之不設則言可否於天子前者又不在宰相而在按院臺下之得按而得以言也又獨可委諸何心隱所犯所緝所解之可否爲按院臺下所不與而忍箝口不歷歷言不歷歷示耶又或者以撫院王臺下亦出於北都院之都言官也尚不一言何心隱果何犯而顧漫漫然緝何心隱以解况於按院臺下亦惟在言官之列而不在言官之都者肯體